



燕子飞



赵佩蓉/文

那一瞬间，我怔住了。一列春燕，收拢了黛黑的新羽，安静地停落在老屋门前的电线杆上。它们是我少时屋檐下的旧识吗？它们一直不曾放弃，固执地等待与我的重逢吗？

记忆缓缓铺开。彼时，和风初拂，杨柳依依，就有成群结队的春燕跋山涉水，为我带来最新最美的春天。它们择了干净高朗的廊檐，专心致志地衔泥筑巢。一千回雨落，就有一千零一回投身，将雨水串联成缠绵的珠帘。一百次风起，就有一百零一次穿越，将春寒重叠成朴素的门扉。春泥在口，草屑足

够，四分之一篮球大小的窝，敞口向上。一直到夏至，家，终于告竣。它们酝酿起生儿育女的工程。每个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檐前的燕子比肩交颈，飞向原野。每个黄昏，暮色如手掌般合拢，它们成双搭对，回归巢窠。它们用玄妙的肢体和语言，为我讲解了爱的要义。

那时，我和琴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游戏。春光里，我们哼着“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歌谣。她比我年长几岁，简直是我懵懂青春的启蒙。我会傻傻地问，为什么燕子要成双成对地飞呢。“它们是亲人啊，当然要一起飞”；我会傻傻地问，大燕子为什么能生小燕子呢。“因为它们相爱啊”。琴总是快言快语。

三十年的时光，如羽翼掠过。眼前的这一列春燕，羽毛如洗，气定神闲，颤颤舞春风。它们要经历多少沧海桑田，悲欢离合，才能不

离不弃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真切地记得，琴离开我好多年了，她甚至来不及和我道别。

不幸的降临毫无征兆，容不得一丝侥幸或者怀疑。那一个傍晚，铺天盖地的雨线，混沌而着急，胡乱地撕扯。天地之间灰蒙蒙的。琴骑着破自行车，急急回家。谁知，一辆装满土石的工程车突然从后面窜出来。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场捕猎正在展开。琴的旧雨衣被风卷起，她摔倒了，被工程车拖了很多路。她稚嫩的身躯如同羔羊一般经受着金属的碾压。血肉模糊的琴，被乡邻用手拉车送到医院后，嘴巴、鼻孔插了很多管子。卫生院的医生、护士围着琴，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紧急输氧，注射强心针，还是没能让她再睁开眼睛。

缺了琴的日子，我也像丢了魂。我踽踽独行在上学的路上。我对跳橡皮筋对采野果的所有活动失去了热情。我常常在窗前发呆，恍惚中有轻微的脚步声逼近，像一把利刃，直抵我的后背。声腔裂开，

我蓦然出声：琴，是你回来了么？然而，回应我的永远是沉默，是无边无际的沉默。

春燕柔软的轻啼，留不住逝去的时光。琴，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名讳。灰白的墓碑上，青春的面容已经剥落。每年回乡扫墓，我偶尔可以看见春燕在田野和农户之间，轻灵起舞。人到中年，我终于明白：那些燕子，平日的絮叨，也该是谷米豆麦生老病死的人间烟火罢。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到头来所求的不过是平安罢了。眼前的春燕，它们正是要告诉我：花开了，必将要凋零。春来了，必将要逝去。再亲近的相聚，必将有苦涩的分离。我能做的，是珍惜眼前的安定和团圆。

过往

颜德神/文

从一个开始到另一个开始
从一个结束到另一个结束
没有我想认识
也没有想将我认识
我们还是会去那相聚
都不在乎那个相聚
是否有过遇过
还像以往那样
坐下来
聊着彼此发生过的事
像一个陌生人
聊着另一个陌生人的事
不知道哪里好笑
又该笑向哪里
只是那样说，那样笑
而已
说那本该如此
又不在乎对方说的话
却还是相互认可
是的
从出生就没有将什么事做错
才会一路走到此
随后我起身向门外走去
没有过道别
只像从未有过这里
那宴席我们都没想到参加
那宴会我们还会聚在一起

坐上轻轨逛台州

杨光武/文

2023年的3月13日
春天里的一个晴天
坐上那轻轨列车出泽国
六元钱就到学院路

经过路桥区
跨越三座城
一路城镇
一路风景
只见那高楼入云间
只见那工业园区遍地现
只见那七山一水二分田
处处生机勃勃在发展
坐上那轻轨追春风
穿山达海好轻松
去往想去的地方
去办心里想办的事
去品尝各种美食
方便又快捷
坐上那轻轨仿佛是在飞
闻着城里的味
掠过脚下的地
靠着窗向外望
104国道弯弯又悠长
古老月河流水潺潺
坐上那轻轨一站又一站
去看看台州大地上的新模样
载着梦想与吉祥
朝向繁荣富强幸福的方向
醉在那美丽山海梦里江南

虚无： 寄托一份哀思

朱云根/文

风吹走思念
雨穿过云层
我站在云端
播下种子
破土而出
对空欢呼、雀跃
在虚无的坐标系
声带存在虚无的缥缈
风来无踪、去无影
我无法挽回草根之命
羸弱之躯，虚无的侵袭
病魔乱舞，夺走你古稀之年
文字重新将你我带到虚无状态
空了还是坐实，相识数年
别离数十载，牵挂尚留空间
无声无息的，送你一路走好！

不可否认，蛇对人类有危害的一面。柳宗元早就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节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现今据统计，全球每年致蛇伤的有500百万人次，死亡约10万人，我国每年也约有30万人致伤，约有几千人死于蛇伤。它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形成许多干扰和威胁。一个炎热的夏夜，我隔壁的堂妹在道地里纳凉后回家睡觉，一躺下，摸到一家伙冰凉的，软绵绵的，她立刻反应过来，歇斯底里地大叫：“救命啊！快来救命啊！”邻居以为有贼进屋或有野狗野狼入室，手握锄头、菜刀、木棍等器具，从前前后三透奔来。点起油灯、火把，发现一条大蛇躺在床上，众人将其从床上驱赶到楼板上，再从后门“送”出。这阵势活像一支战斗的队伍取得了一个战役的胜利。直到现在，讲起这件事还能令人心惊肉跳。蛇对于人类是利害共生的，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比如在野外作业的，要穿好劳保服饰，提前驱赶各种生物；致伤后要及时包扎、清洗，迅速送往医院；携带各种应急药物，现场的半边莲、白色蛇舌草、七叶一枝花等草药是很好的清洗、外敷药物。只要足够重视，就可避免本文开头述说的那位青年遭受的惨案。

人类行为的规范和匡正，有的是靠事件的发生发出的警告，这是外因的，被动的；而有的是靠人们内心对事理的知晓而自发的，这是内因的、主动的。后者更可靠、更彻底、更持久。这也就是他律和自律的关系。

在食蛇的问题上，人们就需要把蛇放在生态食物链上去考证，明事理，见行动。在食蛇的问题上，人们就需要把蛇放在生态食物链上去考证，明事理，见行动。蛇和狗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它是生

吃蛇者说

陈连清/文

怕蛇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据说是人类基因里就带有这种信息，与生俱来。不少人都谈蛇色变，民国才子梁遇春在《又是一年春草绿》里写道：“在一个满天澄蓝，泼地草绿的季节，毒蛇都换上了一套春装睡眼蒙眬地跟人作伴了”，“一年四季我最讨厌的是春天”。

我之怕蛇，始于少年。一个比邻而居的人，有一个亲戚，英俊青年，都曾一起玩过。一日他下到河埠头洗脚，突然被一条蛇咬了一口，感到刺痛，流了少许血。几小时后，毒液扩散开来，恶心呕吐，嗜睡无力，瞳孔放大，头昏脑涨，呼吸困难。送往医院途中，更觉撕心裂肺，全身绞痛，活蹦乱跳，毙命于医院门口。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终止在惨痛之中。原来是一条银环蛇咬着了他。听到这一消息，我心里痛苦，并十分害怕。

少时，每当下田劳动就怕蛇。一次，看到稻田里有一条蛇倏然而过，心里震惊。后来觉得小趾似有些胀，莫不是被蛇咬着了？越想越怕，忙叫父亲撑起小船到卫生所诊治。医生看来看去，没啥；休息了半小时，看看无恙，就说回去吧。这实际上是神经过敏。

许多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平安无事的；因为周围提供的信息引起紧张，就会将其拿来一一对照自己，从而产生恐慌情绪，使自己陷于手忙脚乱之中。

在濒临海边的高中读书和教书时，有一个工友叫小斐，他可是个“捕蛇英雄”。我与他平素交好，总是笑脸相迎。

有一次，他在学校的小山脚下发现了一条恶毒至极的五步蛇。把锄头、剪刀、水果刀、板钉等工具搬到现场，先用锄头将蛇三寸处压住，然后用锋利的剪刀，“咔嚓”一声将蛇头剪去，再用手抓起蛇身，将上部扎进板上的尖钉上，剥下蛇皮，开膛剖肚，取出蛇胆，一片血淋淋黏糊糊。他问我：这是明目清火的上品，你来吃？我哪敢？连忙摆手。他嘴巴一张，将蛇胆抛入口中，吞入肚里。他还说，在这风景秀丽的小山下，同学们到这里晨晚读，碰到它就麻

烦了，清除它，也是我的职责。其实学校里没有规定这个是他的工作。我十分钦佩他的胆量、勇气和情怀。

怕蛇与否与吃蛇当然密切相关了。过去东部沿海地区人们是不吃蛇的。无数人一讲到吃蛇，身上就会起一层鸡皮疙瘩。一些胆大的人打到蛇了，没有人家会给他烧，只能在野外挖地灶烧或烤，他们吃得津津有味，而大多数的旁观者则恶心、反胃。

以前大多数人不吃蛇，我总觉得，这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一种“约定”：人类不吃蛇，蛇也不要侵扰人类，“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人们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聪明智慧。记得有一次，我随队里众多的人在田间耘田，晚稻插下去，田野里似青烟漠漠，“东风染尽三千顷”。忽然，有人看到一对大蛇从西北角方向游过来，惊呼：“有大蛇，有大蛇！人们顺势而观，果不其然，两条巨蟒正在交配，头抬得高高的，两条蛇身缠在一起，把稻苗挤到边上去了，晃晃悠悠，朝着人们的方向游来。大多数人都说不要惊扰它们。这时有两个小伙子，偷偷地溜过去，找来两把锄头，追打着两条蛇。众人劝打，哪能听得进！追打了一段路，终于将其击毙。队长上去训斥了一顿，并命他们把三十多斤重的蛇尸运去埋了。彼时物资匮乏，人们没有肉吃，但就是不吃蛇肉！真是人生《论语》所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是人们怕蛇，还是人与蛇有个“约定”？两者兼而有之，我更倾向于后者。

1983年，我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办公室的许多年纪相近的人亲似兄妹，情同手足。上班时紧张、严肃，下班时团结、活泼。一天，秘书科长绍林拍着我的肩膀说，晚饭去彩娇家里吃，那里有好吃的！晚上7点，我如约而至，一看，大家都到齐了，约七八个人，大家手里都捧着一碗肉，一块一块的，汤也是清清爽爽的，有的已吃了起来。我坐了下来，绍林递给我一碗，说：这是鸡汤，味道鲜美，赶快吃！我拿起便吃，觉得不对：这哪是鸡肉，不像！“这是

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彩娇帮衬着绍林补了一句。大家将信将疑地吃完了，绍林才宣布：“刚才大家吃的是蛇肉！”话音刚落，有些人就不自在起来，有的还当场吐了；我也觉得有些恶心，但鲜美的味道也算适口，也就相安无事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至于习以为常。这好比人们做好事或做坏事一样。改革开放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也催发了舌尖上的味蕾。每每请客吃饭、喜事宴请，觥筹交错之间，大盘大盘的蛇肉堂而皇之地爬上餐桌，还成了待客是否上档次的一个尺度。曾几何时，菜场里卖蛇者也与日俱增，卖的摊多了，常有蛇逃到外面到处乱窜，令人毛骨悚然。一次，我们在菜场附近的一家餐馆聚餐，屋顶上有一个大玻璃窗，边上有空隙，一条大蛇爬到玻璃窗上晒太阳，有一段在缝隙上挂了下来，有人“哇”的一声大叫起来，于是这餐中饭就不欢而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就随波逐流，以各种方式吃着蛇肉。

对人们行为的矫正是两次抗疫。2003年“非典”暴发，人们都说是乱食野生动物所致。什么蝙蝠呀、果子狸呀、猴子呀，蛇也成了“嫌疑犯”，最后认定的果子狸也是“冤假错案”；后来，科学家反复论证罪魁祸首是蝙蝠。尽管只认定蝙蝠，但对各种野生动物也都避而远之。去年新冠病毒肺炎大规模流行，对人类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追溯根源，蛇也是重要的怀疑对象，人们再也不敢乱食蛇肉了。比尔·盖茨的一句话似乎是指对这个问题说的：尽管许多人认为新冠病毒肺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场伟大的纠错！

人类行为的规范和匡正，有的是靠事件的发生发出的警告，这是外因的，被动的；而有的是靠人们内心对事理的知晓而自发的，这是内因的、主动的。

后者更可靠、更彻底、更持久。这也就是他律和自律的关系。

在食蛇的问题上，人们就需要把蛇放在生态食物链上去考证，明事理，见行动。

蛇和狗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它是生

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存在的效用对人类而言整体上是正面的。小斐工友曾给我讲过，小草—蝗虫—蛙—蛇—鹰就是一个生态的食物链；老鼠和蛇也互为食物链，夏天是蛇吃鼠，冬天是鼠吃蛇，它们互相制衡，使两者保持平衡状态。小时候常看到老鹰向地面俯冲，抓起蛇往空中飞，蛇把鹰的脚缠成一团麻，最后都成了鹰的美味佳肴。他还说，蛇全身是宝，蛇毒就是抗癌、抗凝血、止痛的良药，也可制作上乘的美容用品。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就明文载着：“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小斐工友有粗有细，有识有胆，有实践更有情怀，使我印象深刻，常常念起。

不可否认，蛇对人类有危害的一面。柳宗元早就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节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现今据统计，全球每年致蛇伤的有500百万人次，死亡约10万人，我国每年也约有30万人致伤，约有几千人死于蛇伤。它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形成许多干扰和威胁。一个炎热的夏夜，我隔壁的堂妹在道地里纳凉后回家睡觉，一躺下，摸到一家伙冰凉的，软绵绵的，她立刻反应过来，歇斯底里地大叫：“救命啊！快来救命啊！”邻居以为有贼进屋或有野狗野狼入室，手握锄头、菜刀、木棍等器具，从前前后三透奔来。点起油灯、火把，发现一条大蛇躺在床上，众人将其从床上驱赶到楼板上，再从后门“送”出。这阵势活像一支战斗的队伍取得了一个战役的胜利。直到现在，讲起这件事还能令人心惊肉跳。蛇对于人类是利害共生的，关键是

如何趋利避害。比如在野外作业的，要穿好劳保服饰，提前驱赶各种生物；致伤后要及时包扎、清洗，迅速送往医院；携带各种应急药物，现场的半边莲、白色蛇舌草、七叶一枝花等草药是很好的清洗、外敷药物。只要足够重视，就可避免本文开头述说的那位青年遭受的惨案。

可见，害怕是无知的缘故，是没有必要的。